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西遊補 第十三回 綠竹洞相逢古老 蘆花畔細訪秦皇

行者在山凹邊聽得「萬鏡樓」三字，心頭火發，耳中拔出棒來，跳在樓上亂打，打著一個空，又打上去，仍舊打空。他當時便罵：「小月王，你是哪國國王？敢騙我師父在這裡！」那小月王也似不聞，言笑如故。行者又罵：「盲丫頭！臭婆娘！你為何伴著有頭髮的和尚在此曲曲哩！」三個彈詞女子都似不聞。又叫：「師父，走路！」唐僧也不聽得。行者大怪道：「老孫做夢呀！還是青青世界中人，都是無眼無耳無舌的呢？好笑好笑！等我再看師父邪正，便放出大鬧天宮手段，如今不可造次！」依舊藏了金箍棒，跳在對面山上，睜眼而看。

只見唐僧一味是哭。小月王道：「陳先生，不要只管淒楚。我且問你：鑿天之事如何？若決意不去了，等我打發踏空兒，叫他回去罷！」唐僧道：「昨日未決，今日已決，決意不去了！」小月王大喜，一面令人傳旨，叫踏空兒不必鑿天；一面叫女子弟妝束搬戲。女子弟們一齊跪上，稟：「王爺，今日搬不得戲。」小月王道：「歷上只有宜祭祀不宜祭祀，宜栽種不宜栽種，宜入學不宜入學，宜冠帶不宜冠帶，宜出行不宜出行，不曾見不宜做戲。」子弟又稟：「王爺，不是不宜，卻是不可。陳先生萬種愁思，千般悲結；做了傳神戲，又要惹哭。」

小月王道：「怎麼處呢？搬今戲，不要搬古戲罷。」女子弟道：「這個不難。若搬古戲，還要去搬；若搬今戲，不搬便是。」小月王道：「亂話！今日替陳先生賀喜，大開茶席，豈有不搬戲之理！隨你們的意思搬幾齣，倒有些妙處。」女子弟應聲而退。旁邊兩個女侍兒又換茶來。

當時唐僧坐定，後房一陣鑼鼓，一陣畫角，一陣吶喊；只聽得臺上鬧吵吵說：「今日做《高唐煙雨夢》一本傳奇，先做《孫丞相》五齣，好看好看！」行者俯伏在山凹裡聽得明白，想一想道：「有個『孫丞相』，又有個『高唐夢』，想是一個一個通要做完，纔散席動身哩。等我往那裡尋口茶吃，再來看我家老和尚便好。」

忽然耳朵背後有些足音。回頭看看，只見一個道童，年可□三、四，高叫：「小長老，小長老！我來陪你看戲！」行者笑道：「乖乖，曉得老子在此，就來相尋哩！」道童道：「你不要要我，我家主人勿是好惹的。」行者道：「你的主人叫做什麼名字？」道童道：「是好賓客、喜游觀、綠竹洞主人。」行者笑道：「妙，妙！茶解戶一定要他當了。小官人權替我在此坐一回：一來看戲，二來看他散席不散席。等我走到貴主人處，取些救火資糧。若是他們散了，煩勞小官人即刻進來話一聲。」道童笑吟吟道：「這個不難。洞裡又無阻隔，你自進去，等我住在這裡。」

行者大喜，便看著烏洞洞那個所在，亂跳亂走，跳到一光明石洞，當面撞著一個老翁。老翁道：「長老何來？裡邊請茶。」行者道：「若是無茶，我也不來。」老翁笑道：「茶也未必，長老自去。」行者道：「若是無茶，我也不去。」兩個竟像相知，一頭笑，一頭走。走過一張石梯，忽見臨水洞天，行者道：「到了宅上哩？」老翁道：「還未。這裡叫做『仿古晚郊園』。」行者定睛觀看，果然好個去處。只見左邊一帶郊野，有幾塊隨意石，有□來枝亂植葉，擁著一間草屋；門前一枝大紫柏，數枝纏煙楓，橫橫豎豎，織成風雨山林。林邊露出一半竹籬，籬邊斜種三、兩種草花。一個中年人，拄著綠錢杖，在水灘閒步。忽然坐下，把手捧起清水漱齒不止；漱了半個時辰，立起身來，望東南角上怡然獨笑。行者見他這等笑，也望東南看看，並不見高樓翠閣，並不見險壁奇巒，惟有如雲如霧、如有如無兩點山色而已。

行者一心想著茶吃，哪得有山水之情？同了老翁望前竟走，忽然又到一個洞天。老翁道：「這裡也不是舍下，叫做『擬古太昆池』。」只見四面一百座翠圍峰：有仰面如看天者，亦有俯如飲水者；有如奔者，亦有如眠者；有如嘯作聲者，亦有對面如儒者坐者；有如飛者，有如鬼神鼓舞者，亦有如牛如馬如羊。行者笑道：「石人石馬都已鑿完，還不立墓碑，想是沒人做銘哩。」老翁道：「小長老不消弄口，你且看看水。」行者果然低著頭，仔細觀看，只見水中又有一百座倒插翠圍峰；水面皺紋，盡是山林圖畫。

行者正得意時，忽有一根兩根蘆葦裡，趨出幾隻漁船，船頭上多坐著蓬頭垢面老子，不知唱些什麼，又不是《漁家樂》，又不是《採蓮歌》。他唱道：

是非不到釣魚處，榮辱常隨騎馬人。客官要問懵懂世界何處去，推去略略扳來，望南搖搖又推，推又扳。

行者聽得「懵懂世界」四個字，便問老翁道：「這懵懂世界在哪裡？」老翁道：「你要尋哪一個哩？」行者道：「我有敝親秦始皇，如今搬在懵懂世界，要會他一句說話。」老翁道：「你要去，便渡過去。這一帶青山多是他後門哩。」行者道：「若是這等大世界，我去沒處尋他；不去了。」老翁道：「我也秦始皇的故人。你若怕去，有話竟說與我，我明日相見便講。」行者道：「我又有一個敝親叫做唐天子，要借敝親秦始皇的驅山鐸一用。」老翁道：「哎喲，哎喲！剛剛昨日借去。」行者道：「借與哪個？」老翁道：「借與漢高祖了。」行者笑道：「你這樣老人還學少年謊哩！漢高祖替秦始皇鐵死冤家，為何肯借與他？」老翁道：「小長老，你還不知。那秦、漢當時的意氣，如今消釋了。」行者道：「既是這等，但見秦始皇替我話話，再過兩日，等漢高祖用完，我來借罷。」老翁道：「如此卻妙。」

行者話了一陣，一發口乾起來，亂嚷：「茶吃，茶吃！」老翁笑道：「小長老是始皇令親，我老人家是始皇故人，總是一家骨肉；要茶就茶，要飯就飯，請進舍下去！」

兩個又走過翠圍峰，尋條別徑，竟到綠竹洞天，但見青苔遍地，管（上竹下列）危天，當中有四間紫竹屋，慌忙走進裡面。原來正梁是湘妃竹，棟柱是泥青竹，兩扇板門是風人竹織成竹絲板，擺一隻方竹床，帳子也是竹衣紙的。

老翁走到後堂，取出兩碗蘭花玉茗茶，行者接在手中，吃了幾口，方纔渴定。老翁便擺過一隻油竹几，四把翠皮竹椅，兩個對坐了。老翁就問行者的八字，行者笑道：「我替你不過偶爾相逢，不結兄弟，又不合婚姻，要我八字怎的？」老翁道：「我算天池數命，無有不準。小長老既是我敝故人秦始皇的令親，我要替小長老算算命，看後邊有些好處，也是吾故人一臂之力。」行者仰了面想想，便答道：「我八字絕妙。」老翁道：「算還不曾算，先曉得好哩！」行者道：「我平日專好求人算命。前年有一青衣算者算我的命，剛剛話得八字，那算者失驚，立起對我唱個大喏，連聲失敬失敬，叫我：『小官人，你這八字替齊天大聖的八字一線不差的！』我想將起來，齊天大聖曾在天宮發惱，顯個大威靈，如今又成佛快了；我八字若替他一樣，哪得不好？」老翁便道：「齊天大聖是甲子正月初一日生的。」

行者道：「便是。我也是甲子正月初一日生的。」老翁笑道：「人言道『相好命好，命好相好』，果然說得不差。不要說你的八字，便是模樣，也是獼猴臉。」行者道：「難道齊天大聖也是個獼猴臉哩？」老翁笑道：「你是個假齊天大聖，是個獼猴臉；若是真齊天大聖，直到一個獼猴精。」行者低頭笑笑，便叫老翁快些推命。

原來孫行者石匣生來，不曾曉得自家八字，唯有上宮玉笈注他生日，流傳於深山秘谷之中。當時用個騙法，一哄哄出。老翁那知是行者空中結構，便替他講起命來，道：「小長老，你不要怪我！我不會面奉承。」行者陪笑道：「不面奉更好。」老翁便道：「你是太簇立命，林鍾為仇，黃鍾為恩，姑洗為忌，南呂為難。今月是個羽月，正犯難星，該有橫事閑氣。一千還有變宮星到命。變宮是個月主。經云：『逢著變宮奇遇到，佳人才子兩相逢。』論起小長老，既然出家，不該說起夫妻之事；論起命來，又該合婚。」行者道：「合過些乾婚，當得數麼？」老翁道：「總是婚姻，不論乾濕。卻是你命裡又逢著姑洗角星，是個忌星；忽然又有南呂水星到命，又是難星。經云：『忌難並逢名惡海，石人鐵馬也難當。』論起這個來，你又該有添人進口之慶，有親人離別之悲。」

行者便問：「添一個師父，別一個師父，當得數麼？」老翁道：「出家人也替得過了；只是今日過去，後邊還有奇處。明日便進商角星，卻該殺人。」行者暗想：「殺人小事，一發不怕。」老翁又道：「三日後，進一變徵星。經云：『變徵別號光明宿，困蒙老子也清靈。』卻是難中有恩，恩中有難。又有日月水土四大變星臨命，只恐小長老要死一場纔活哩。」行者笑道：「生死甚沒正經！要死便死幾年，要活便活幾年。」

兩個講得正酣，只見道童急急奔來，叫：「小長老，戲文將散了，《高唐夢》已醒了，快走！快走！」行者慌別老翁，謝了道童，依著舊路而走。走到山凹裡，一心看著樓上，只聽得人說：「《高唐夢》還有一段曲子未完。」行者聽得，又睜眼看戲，只見臺上扮出一道人，五個諸仙模樣，聽他口中唱道：

「度卻顯愚道一人，把人情世故都談盡，則要你世上人，夢回時，心自付。」

行者看罷，又見臺上人鬪說：「《南柯夢》倒不濟，只有《孫丞相》做得好。原來孫丞相就是孫悟空，你看他的夫人這等標致，五個兒子這等風華。當初也是個和尚出身，後來好結局，好結局！」

（秦始皇一案，到此纔是結穴。文章呼吸，奇幻至此。）